



大智门车站

●
●
姜燕鸣·著

岁月流转，心有所依，
不失生活的希望，便是幸福的抵达。

大智门车站

● ● 姜燕鸣·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智门车站 / 姜燕鸣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594-0505-0

I. ①大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18373号

书 名 大智门车站

著 者 姜燕鸣

选题策划 盛世肯特

出 版 人 黄小初

出版统筹 柯利明 林苑中

特约监制 伊 然

责任编辑 李 黎

特约编辑 孙 开

营销推广 姜 涛 刘 源

装帧设计 吴 倩 翟程程

责任印制 张军伟 付媛媛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21 字 数 324千
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505-0

定 价 45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9737280

目 录

contents

-
- 001 / 与故人相逢（自序）
- 004 / 序章
- 006 / 第一章 初识
- 017 / 第二章 车站
- 029 / 第三章 周边
- 038 / 第四章 悲喜
- 047 / 第五章 徐府
- 054 / 第六章 珠喜
- 065 / 第七章 伏倚
- 073 / 第八章 迎往
- 081 / 第九章 离去
- 089 / 第十章 祸起
- 096 / 第十一章 归家
- 107 / 第十二章 罢工
- 115 / 第十三章 学戏
- 123 / 第十四章 分家
- 131 / 第十五章 印记
- 143 / 第十六章 孕育

153 /	第十七章 丑闻
166 /	第十八章 变幻
175 /	第十九章 相逢
186 /	第二十章 大水
193 /	第二十一章 变故
203 /	第二十二章 祸福
212 /	第二十三章 曼丽
222 /	第二十四章 酝酿
232 /	第二十五章 看戏
242 /	第二十六章 修建
254 /	第二十七章 订婚
266 /	第二十八章 悲欢
277 /	第二十九章 丧失
285 /	第三十章 改变
297 /	第三十一章 离散
308 /	第三十二章 陷落
319 /	第三十三章 归去

与故人相逢

(自序)

黄昏，风雪，站台，驶过的列车，忧伤的女人……这是李健演唱的《车站》，也似小说里的某个场景，沉郁的基调，像灰色站楼上漫洒的雪花。

老旧的窗棂、墙壁是时代的象征，印证着历史的年轮。大智门是汉口旧城垣的名字，1906年，京汉铁路最南端的汉口火车站在此建成，为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现代化车站。

京汉铁路贯通南北，不仅促进了沿线经济发展，也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布局中的格局。武汉不再是长江流域中仅充当横向传导的角色，纵向的铁路线在缩短了时间和距离的前提下，成百上千的运载力也有力地推动了汉口商业贸易的发展。“楚中第一繁盛处”的汉口，因水运和铁路一双翅膀开始腾飞，从此有了“东方芝加哥”的美誉。

写小说的动机却是偶然。长篇小说《倾城》完成之后，本打算写点别的，也想到一个题目，收集了一些资料，但临到下笔的时候，却没有一股力推动着往前走。还是素材单薄了些，没有激起强烈的创作欲望，或者说，还没到非写不可的地步。

这时，写汉口的心思又冒了出来。《倾城》写的是1938年抗战时期的汉口，写得波澜壮阔，浪漫和激情似也用尽了，还有什么可写的？但心里又在较劲，

因对汉口没有距离感。不过要找到一个切入点，以充分展示那些遗忘的历史，又避免重复以前的内容和套路，不让读者产生疲惫感，实在有点难。

这番寻觅间，不想查阅资料时，扫到一张大智门车站的老照片上，顿觉一亮，仿佛遇见久别的故人，那些封存的往事，便细流一般汨汨往外冒。

儿时，常常随大人来大智门车站迎送亲人，印象中的车站路热闹而繁华，有一年国庆随祖母去京，便从大智门车站上车，灯火迷离的夜晚，川流不息的人，百货公司，副食店，穿白大褂的营业员在花花绿绿糖果堆里忙个不停，站台上簇簇的人影，火车启动了，车窗外风吹麦浪般的挥手……一幕幕，像老旧的电影画面浮现着。

历史的火车穿过了一百年，经历无数风雨的老车站终于到1991年光荣退休。当年的铁轨已改成了马路，那座显赫的法式风格站楼作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，依然孑立在日渐冷清的京汉街上，曾经的辉煌，美丽的风景，都已沧海桑田。

情感是彼此相连的线，写小说便有了激情，思绪在往事中游移，进入到时间深处，白烟漫开，那些久远的人和事，渐渐有了轮廓。

火车带来了迁徙和改变，或是逃避饥荒和战争，或是为了寻找偶像和力量，或是为了挣钱养家，或是为了亲人和爱情……这些逃避或追寻有主动也有被动，最终，它们都或多或少影响人生的方向，尤其是，当你生活在战争或者内心狂热的年代里。

由此将小说设定在起伏动荡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从大智门车站建成初期至日寇侵占一段历史为时代背景，谢承远、徐奕宏、刘黑生三个男人所经历的成长与挫折、友谊与背叛、爱情与伤痛，最终他们规避个人的恩怨走到一起，共同完成了一次复仇行动。小说以谢承远、徐奕宏与宋珠喜之间的情感纠葛为主线，渐次展开故事情节，大智门车站犹如大舞台，各样人物在此粉墨登场，以表现铁路开通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巨大效应，而时代的风云变幻又影响和改变这座车站及每个人的命运。

写作过程的艰难却始料未及。因年代久远，相关资料匮乏，铁路专业书籍甚少，可参阅的内容十分有限，又因铁路方面熟知那段历史者寥寥，羚羊

挂角，无迹可寻。唯多次寻访旧租界，从细微末节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，再动用逻辑和想象力进行创作。一年多的日子沉潜其中，回想那个艰难的过程，不堪回首，也难免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某种心绪。小说写的是老汉口故事，人物的情感命运也与现实相关联。火车站仿佛是一个时间的具象，迎来送往，悲欢离合，尽数沧桑，也备感苍凉。那些过往，如见朝霞升起，亦看夕阳西下，遇见或别离，幸福或忧伤，是别人的，也是自己的。

小说在创作中，得到湖北省作协及朋友们的关注、支持和帮助，那些温暖的片段，如春风化雨滋养这部作品，也让我相信，只要努力向着心中的目标前行，无论路途如何难行，上天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给你一份抚慰。

小说出版亦是一项繁冗的工程。作品最终呈现怎样的面貌，面临怎样的命运，是作者无法把控的。唯一能做的，是竭尽所能写好每一段文字，不辜负读者的期望。为少点遗憾，每一个抉择，每一个取舍，皆出于对作品的尊重。时间会抹去记忆，唯文字能够长存。

车站有抵达，便有开启。一部小说完成了，故事还在继续，酸甜苦辣，总是人生的常态，岁月流转，但愿心有所归依，不失生活的希望，便是幸福的抵达。

谢谢。

2016年10月19日

于沌口

序章

时间往回溯七十年，是个阴冷的初冬，薄如清纱的晨雾弥浮在汉口的大街小巷里，平时热闹的玛领事街¹似乎没有苏醒，正前方巍峨的大智门车站还沉浸在迷蒙的梦中。但时间不长，雾就散开了，青淡的日光露了出来，在那四堡形的塔顶上逗留，折射出冷峻的底色，连同绿瓦灰墙，森然显现出庞大的轮廓。

车站内相对空旷，电线杆突兀地立着，隔几十米竖一根，铁轨上的枕木蜈蚣似的向前爬去，长长地看不到尽头，天际寥廓辽远，周边除了一些房舍，几乎没有遮挡。月台上百米长的风雨棚被揭去了遮盖，仅剩下方块架空洞地撑着，残存的瓦楞铁被寒风刮得哗哗作响，铁轨边的杂草被吹得东倒西歪。两个持枪佩刀的日本宪兵木桩似的站着。一些乘客怕冷，寥寥几位等在背风处，其他都待在候车室里，耐不住的，便抻着脖子往格子玻璃门外张望。

有个穿黑色斗篷的女人出现在空旷的月台上，她立在风雨棚的残架旁，藏在斗篷里的脸露出秀气的轮廓，风把斗篷下摆时而掀起，修长的曲线隐隐约约。

火车迟迟没有到站。女人一动不动地立在风中，像一面舞荡的旗子。

这时，前方的铁轨上，出现一个移动的人影，那是巡道工刘黑生，他正朝火车站慢慢走过来，黑衣女人已收进了他的视线。每隔几天，她就会出现在月台上，或早或晚，成为一道熟悉的风景。等黑生离得近了，女人忽地像受惊的母鹿，匆

1 玛领事街：1945年以前叫克勒满沙街，更为早些的年代，叫玛领事街，属法租界。

匆离去。黑生扫了眼站楼，又望见二楼那扇窗户晃过站长伊藤的身影。

铁轨画着弧线，在灰白的天空下无限延展。如果有双千里眼，就能看到，有列火车即将从信阳启程，往汉口而来。

彼时，狭长的站台上，涌动着一波一波的人流，匆忙上车的旅客，送行的亲友，忙碌的车站司事，围着车窗叫卖食物的小贩……一个个面孔晃来晃去，车厢很快就装满了，没座位的，便在过道里站着。

车厢里错动忙乱了一阵，不等安定下去，火车便吐着白烟缓缓地开动了，光秃秃的杨树一棵棵地后退，随即眨眼而过。谢承远靠在窗口，注视着那条长龙似的弧线一直往前延伸，倏而张着嘴吼叫一声，一团黑烟飘来，冷不丁钻进车窗，鼻腔涩涩地难受，他不由侧了下脸。

车厢里的喧嚷稍有平息，火车的震荡倒是清晰了，谢承远观察一下四周，里面的人各式各样，除了中国人，日本人，也有几位从鸡公山别墅返汉的法国人。两个生意人在对过的座位上小酌，鸡肉的香味夹杂着酒气，在嘈杂的车厢里弥浮。谢承远的目光逗留片刻，一下触到斜对面那女人的背影，不由一怔，好像珠喜，他惊得几乎要站起，等扭过一张陌生的面孔，又怅然若失。

往事被挑开一角，像细线一样牵了出来。五年了，他一直断不了思念，一切都是他的错，他对珠喜只有歉疚。他不忍再看那个背影，又把脸转向窗外，一团团阴惨惨的乌云在天空中徐徐移动，呼啸的寒风吹着干枯的杨树枝，茫茫无际的田野，破败的茅舍，牵羊的孩子……一片一片地闪过，伴着火车轰隆轰隆的响声，仿佛把人带入时间深处。又一团黑烟飘来，他的眼里全是雾，雾中依稀见有迷幻的戏台，台上的人来来去去，一场一场地演绎着，像火车车厢一节一节地延伸……

第一章 初识

白色的烟气中，承远看到圆桶似的火车头在嘶叫着，长串的大轮子在铁轨上剧烈地震动，样子十分凶猛。很长时间，他都惧怕那庞然大物。

他正值幼学之年，长得精瘦，像细麻秆似的，却像鱼一样好动。父亲带着一家人在月台上等火车。承远还是第一次看见这大家伙，听父亲多次提及，是新出现的洋玩意儿，比马快，比汽车快，会载着他们到汉口去。此时，见那家伙像头发怒的狮子，凶悍地呼啸而来，他一时紧张得要命，不由抓紧了父亲的手。

不仅是他，母亲也怕，她唠叨火车把耳膜都震破了，她正怀着孕，可受不了这般刺激。

火车遑遑驶进了保定车站，大轮子吐出团团的蒸气，月台就像浮在云水间，人在雾中影影绰绰的，有几分虚幻。

车门打开了，人流蜂拥往各个车厢拥去。父亲在火车上做车首，将他们母子带进车厢里安排定当，就忙去了。承远见父亲顾不了自己，母亲也有气无力，他便乐得自在逍遥，时而在车厢过道跑来跑去，时而趴在座椅上望车窗外的风景。

深秋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地，树木，村庄，田间劳作的农人，都收进一幅金色的油画里。有一缕光线透进了车窗，处在窗边的承远，小脸照得红润光亮，洋溢着鲜活的气息，就像躺在母亲的怀里。可此时的母亲正孕育着另一个生命，还顾及不到他。

承远看了会儿风景，有些倦怠，又寻思别的乐子。他找不到玩伴，就跟头等

车厢的车童混熟了。车童小铁长承远几岁，个子也高他一个头。他提着茶壶去餐车厢对水，承远就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，往车厢里穿行，顺便去别的车厢逛逛。

“你怎来火车上呀？”承远问。

“家里吃不饱，这里有吃的呢。”小铁答。

“车上好玩吧？”

“没工夫玩啊。”

……

司乘走过来，见承远跟着车童，怕人多不安全，便把他拉回到座位上。

几小时后，火车到达下一站点。小小的月台涌来不少吆喝的小贩，有的在叫卖当地的土特产，那些刚采摘的水果，五颜六色，鲜润诱人。女人们拎着篮子凑到车窗前，篮子里装着馒头、包子、煎饼、煮熟的玉米之类，用土布搭着，一掀开，还冒着丝丝热气。有旅客冲着脖子在车窗边与小贩讨价，再拎些进来，津津有味地吃着。火车上还附挂着伙食公司的餐车，有些体面的旅客就会到餐车厢里用餐，不少人舍不得享用，跟那些闷罐厢里的人一样自带干粮，或沿路买点小吃对付。有的就饿着，只等到站下车解决。

水鹤在往火车里注水，停靠的时间稍长一些。见父亲在火车头那跟车站长说话，承远便趁机溜了下去。

“你倒是会瞅机会。”父亲见他奔过来，一时惊愕，倒没责怪。

承远瞧着火车头，便起了兴致，只管扯着父亲问这问那。

“爸爸，火车怎么冒气呀？”

“火车就靠蒸气推动，”父亲指着那些机械说，“锅炉里装有一个平放的汽缸，通过煤的燃烧使锅炉里的水变成高温蒸气，喷到汽缸里推动活塞，再带动车轮行进。”

“怎又叫火车呢？”

“发明火车的是英国人史蒂芬孙，他制作的第一台机车叫布鲁号，因运行时从烟囱里突突冒出火苗，人们便叫它火车。”

承远瞅着火车头，喃喃道：“你说过中国也造得出火车？”

“是啊，”父亲饶有兴致地说，“当年修筑唐胥铁路时，工人们就凭借总工

程师金达绘的图纸，利用起重机锅炉和竖井架的槽铁等旧材料，制造了我国第一台蒸气火车，取名龙号……”

承远听得起劲，忍不住蹬上踏板瞅了瞅。

狭小的驾驶室里，司炉正拿着铁锹往煤堆铲煤，准备添到火红的炉膛里。司机端坐在驾驶座上，眼望前方。副司机倚靠在窗口，在与车站站长交接路签，准备开车。

等承远回到后面的车厢，就响起当当的铃声。他看到站长举着小旗子在做通行指示，就听火车一声嘶吼，缓缓地启动了。

“妈的，人真多。”王运福一边嘟囔着，把行李摞在支架上，肥屁股重重地落下来，拿手巾擦了额头沁出的油汗，歇了口气，才掏出烟嘴点火。

对面坐着穿灰布长衫的宋书成，他约莫三十岁，面容清癯，正拿着一本《汉口竹枝词》在看，身旁坐着一个十来岁的女孩。

王运福打量了一下对方，搭讪道：“先生也是刚上车的吧？”

“是。”宋书成应道。

“去汉口？”

宋书成点头道：“是啊。”

王运福一听对方同行，便热络开来：“汉口好哟，做生意容易发财，这火车一通，就方便多了……”他吧嗒着烟嘴说，团团的烟雾向四周飘散。

女孩闻不得烟味，便侧过身去，从布包里掏出个印有美人图的万花筒，对着窗外看。

承远母亲坐在斜对面的位置，她也闻不得烟味，就与窗口的承远调换了一下。承远正无聊，见小姑娘目不转睛地瞅那玩意儿，便觉新奇，不由凑上前去。

“能给我看看吗？”他忍不住问。

那桃花面转过来，一双清水眼打量了一下承远，仿佛对方从天而降似的，略略一顿，似乎不愿被打扰，又回过头去，自顾玩着。

女孩的冷淡让承远气馁，又不愿舍弃，正进退两难，被一旁的宋书成注意到了，叫了声：“珠喜……”

女孩迟疑了一下，便把万花筒递给了承远：“你看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承远拿起万花筒，眼瞅着那五彩缤纷的图案在他手上不停地变幻着，就像不可预知的梦境，奇妙无比，他一时忘记了车厢里的沉闷与单调。

龟裂的土地，干枯的作物，步履蹒跚的人……火车驶入河南境内，沿途是这般情景，旱灾还在蔓延，苦等老天爷降下甘霖已没了指望，只得逃离，往南方的汉口去。那里长江汉水交汇，湖泊纵横，物产丰美，经济繁荣，是无数人向往的地方，而此时干渴的灾民，更多是想到那里的水，水是他们心中最直接的诱惑。

火车皮上巴附着不少人，像壁虎似的贴着，时间一长，耐受不住奔驰的惯性，手稍微松点劲儿，就会掉落下去。

那时，车首谢绍祖正往一节节车厢里察看，他中等个子，细目疏眉，一张平淡无奇的脸，但穿着深蓝铁路制服，戴上宽檐帽，便有了几分威严。

这是他例行要做的事，每天来回十几趟，尤其是旅客多的时候，车厢的司乘忙不过来，他就成了救火队长，哪里有难，就出现在哪里。

车厢里乱哄哄的，挤满了人，连车厢衔接处都三三两两地歪着，堵着道，空气里混杂着汗馊尿臊的臭味。谢绍祖的脚在人堆的空隙中一点点挪步，在京汉线上工作，已习惯了这份拥挤。

谢绍祖从路矿学堂毕业后，分配到唐胥铁路工作了一段时间。京汉铁路建成时，他有幸出席了通车典礼。京汉一线历经河北、河南、湖北数省，相距3000多里，中间还有黄河、大别山系阻隔。以前要经过三十多个驿站，鞍马劳顿，耗时巨大。铁路通车后，北京至汉口普通车只需六十小时，快车又少一半。谢绍祖自从走了一趟京汉线，就对贯穿南北的这条干线心生向往，希望有一天也能来京汉铁路，在古老京城与繁华汉口之间穿梭，领略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，眼界会更开阔。

因工作勤勉，他一步步地得以晋升，愿望也终于实现，不仅调来京汉线北段，还当上了车首，两年过去，又将调往汉口火车站任职。汉口是四大名镇之一，号称“东方芝加哥”，尤其是京汉线开通后，日夜奔驰的车轮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铁路沿线的物产，还将山西、陕西、安徽等省的货物和客流吸引到汉口，一些外国

洋行也纷至沓来，中外商贾，咸集于此，已成为中国第二大国际商埠，经纬纵横，各省旁通，四达不悖。汉口火车站是京汉铁路南端的终点站，也是头等大站，铁路局委派他前去赴任，诚惶诚恐中，也深感任重道远。此次举家南迁，也是他最后一次行使车首之职，想到在火车上度过的日子，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，无论酸甜苦辣，都是珍贵的记忆。也难免不舍，以后上火车的机会可能不多了，对他来说，也像是一场告别。

谢绍祖走过几节车厢，不时有旅客把他绊住，逃票的，换票的，或是行李放置不到位，要帮着挪挪，还有发生争执的，他又上前调解……火车上就这么繁杂琐碎，事无巨细，已成了习惯。

他照例要走到车尾，不时有人巴附在那里，司乘一时不在，就趁机溜进了车厢。

谢绍祖从后门玻璃窗往外一瞧，见一蓬头垢面的女人抱着个女娃萎缩在车尾，另一个男孩没位置了，就窝在踏板下，两脚悬空，他紧紧抓着栏杆，女人不住地叮咛：“别松手啊……”

车门一响，女人本能地往后一缩，那双眼睛惊恐地望着穿蓝制服的人，她知道厄运将至，来人肯定不会让他们留在车上，一到站，就把他们当垃圾似的扔出去。这一来，他们只能沿着铁路线慢慢地走。本已饥寒交迫的她，哪还有气力走下去？运气好一点，会扒上下一趟车，可也得冒险，现在儿子已快挺不住了，他们还能坚持多久？

女人转头看了一眼筋疲力尽的儿子，可怜巴巴地向谢绍祖乞求道：“大人，行行好，放过我们吧。”

谢绍祖确实想把他们赶下车去，这样的人太多了，上来的不仅有逃票的，还有飞贼，趁人不注意，就顺手牵羊偷东西，大人倒容易注意，那些小孩子就疏忽了，人小鬼大，常常做贼的也是他们。每趟车都会发生一些事情，不仅给他们增加负担，旅客也怨声载道。但女人这般乞求他，他倒是踌躇了，目光落到她怀里的幼女上，黄白的小脸，黑玛瑙似的眼睛因瘦弱显得过大，正愣愣地盯着他，小手紧紧地攥着母亲，生怕对方要抱走她。或许是被女孩怯弱的目光触动了，也不过一闪的念头，他走了过去，把手伸向了那男孩。

午餐的时间到了，一些旅客陆续往餐车厢走去。谢太太妊娠反应强烈，不想吃东西，就要承远自己去餐车，承远跟珠喜熟了些，便自告奋勇带她去。

餐车里已坐了些人，弥漫着诱人的香味。饭菜不算丰盛，有五六样，荤的少，素的多，都用瓦罐装着，外用草篓子护着保温，要吃就舀一勺子。

承远眼尖，一下瞥见父亲也在里面。

谢绍祖身后跟着刚才搭救的男孩黑生，他拿着个缺了口的瓦钵，怯生生地东张西望，见承远走上前来，本能地往后缩了缩。

“爸爸——”承远大声叫着。

谢绍祖答应一声，只管叫黑生上前来，要伙夫拿了几个馒头，往他瓦钵里舀了些稀粥，又捻了些咸菜里面。

“去吧，给你娘和妹妹也吃点。”谢绍祖吩咐黑生。

男孩头像鸡子啄米点着头，端着稀粥馒头快步离开了。

“馒头做得好泡松，你也吃个吧？”父亲这才问起承远。

“我不吃馒头。”承远有些赌气，父亲尽为别人张罗。

“怕是没饿吧，看看人家，吃得有多香。”谢绍祖扫了下旅客，转身便走了。他就是这样，眼里只有工作，家人倒是次要的。承远对他不满，也因跟父亲有些疏离，不亲近。

好在一刻就忘了，他还顾不得想那些不快。初识珠喜，两人相处甚欢，旁人也看在眼里，王运福有意要请宋书成喝一杯，连同承远和珠喜也带上。

两个孩子对着餐桌坐着，只听王运福在叽里呱啦讲故事。说他给村里的财主当长工时，偷偷跟财主的闺女好上了，财主把他狠狠打了一顿，撵走了他。那姑娘却受不了，自顾跑了出来，跟他一起去私奔。后来，他将财主姑娘的首饰换了些钱，在驻马店开了间杂货铺，做起了小本生意。那财主打听到姑娘跟他在一起，气得捶胸顿足，但生米已做成熟饭，无奈之下，只得由着去了。时间一长，老财主思女心切，又怕姑娘跟着他受苦，就时常拿些财物接济他们。他就借此把小杂货铺扩大，将岳父家地里长出的粮食、棉花运到驻马店经销，后来又联系上汉口的商户，渐渐就做大了。

承远和珠喜第一次来餐车吃饭，新鲜又兴奋，只因彼此在一起是愉悦的。像

他们这般年龄的孩子，已有不少定了娃娃亲，确定婚约是常事，有穷人家的姑娘还早早去婆家做了童养媳。谢绍祖现顾不上这事，或是还嫌早，而宋书成也因妻子去世，生活无着，一时顾不得考虑。

大人没在意，孩子的心却在长。对男孩承远可能早了点，他似乎还混沌未开，但对早慧的珠喜，听王运福讲那些情爱故事，仿佛点开了一道穴，何况彼此挨得那么近，也似在催化。目光再一触及，珠喜不免心生悸动，莫名的情愫也似一道流泉潺潺而出。

宋书成是个斯文人，为人正派，也并不傻。他是个落第秀才，承祖上一点薄产过日，好在他还算勤勉，精打细算，收入日增，筑屋添地，日子不算富足，也有盈余。无奈妻子羸弱，久病不愈，又遇庸医误诊，徒花钱，费气力，终因不治，撒手而去。宋书成跟妻子感情甚笃，丧妻之痛一时不得缓解，又遇灾年兵歹，收获尽失。无奈之下，只得另谋生路。好在有一亲戚在汉口租界做事，那里经济繁荣，机会肯定多些，就想来此投奔。与王运福在火车上相识，也是幸事，对方在汉口有业务往来，碰巧还与他们要去的徐府有联系，不由窃喜。但对王运福，他只是试探性地打听，不敢露底。

“那徐老板在汉口租界可名气不小，以前做票号，后来又做洋行的买办，出口桐油，还兼做房产，不得了啊。”王运福咂嘴道。

“王老板跟徐家蛮熟吧？”宋书成试探道。

“我岳父大人跟徐老爷一起当过兵，”王运福叹口气道，“老丈人胆子小，脑子也旧，没徐老爷敢做，要不也发了……”

“现来汉口总要拜访一下吧？”宋书成搭腔。

“那当然嘛，徐老爷对我们也不见外啊。”王运福炫耀道。

承远对大人的事不太懂，也没兴趣，听到旁桌的人在聊汉口火车站什么的，原是比利时人管着，后来张之洞收回路权，才是华人自主……承远半懂不懂，不由问王运福：“汉口火车站很大吧？”

“汉口火车站好大呢，比北京火车站还要洋气……”王运福也就概括两句，至于往开处说，他肚子里的存货也有限。

这方面，宋书成毕竟书读多得一点，他没去过汉口，却对那“人烟数十里，